

# 笑淚交織的十字路口：論《嫌疑犯 X 的獻身》中取材「弁天亭」的理 由

## 一. 前言

在東野圭吾這本《嫌疑犯 X 的獻身》的小說中，「弁天亭」是花崗靖子賣便當的工作場所，可是卻意外地串起了許多的劇情，很多的後續發展都是從「弁天亭」這個地方開始來做延伸。「弁天亭」這個地方是石神哲哉在案發之前能與花崗靖子進行情感連結的橋樑，而湯川學也是在「弁天亭」這個地方確認了石神的犯案動機。此外，工藤邦明亦是在靖子辭去酒店工作許久之後，在「弁天亭」這個地方才跟靖子有了聯繫，並且是在雙方都沒了家庭牽絆的情況下，所以也才有了後續的追求行動。最後，富樫慎二亦是在「弁天亭」再次與靖子重逢，才會衍生後來這場悲劇性命案的發生。而究竟為何作者要選用便當店來當作情節的一環？這個不起眼的地方究竟是靖子好不容易可以求得安穩生活的工作場所，抑或只是個悲劇的開端？而作者是否有意將各個角色都收攏於「弁天亭」？基於以上種種疑問，我將從「弁天亭」對花崗靖子的定位轉換作為切入點，然後再以各個角色在「弁天亭」的行動與日本飲食文化來佐證，綜觀分析便當店在書中所代表的意義與重要性。

## 二. 弁天亭對花崗靖子的定位轉換

《嫌疑犯 X 的獻身》是如何描寫「弁天亭」呢？

有個店面掛著「弁天亭」的招牌，是間小小的便當店。<sup>1</sup>

靖子先前曾在赤坂這間酒店工作，後來轉至錦糸町。在她的年齡已至明日黃花之際，弁天亭這項工作的出現，對她而言，不僅可以免除她的年紀與其他酒店小姐年齡相較已達上限的憂慮，更是一個她認為可以成功逃離富樫慎二魔爪的契機：

後來她們又再次搬家，在弁天亭工作了快一年。她以為不會再跟那個瘟神牽扯不清了。<sup>2</sup>

原本以為躲在弁天亭這羽翼下可以過著雖稱不上富足但至少安穩的生活，並且藉此切割與前夫糾纏難解的關係，可惜終未能如願。原本靖子希望能在弁天亭重新開始，一掃過往較為辛苦不堪的工作環境，並且迎接一個不需再因前夫而擔心受

<sup>1</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台北：獨步文化，2015 年），頁 14。

<sup>2</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22。

怕的美好未來，這樣充滿著盼望與期許的弁天亭，卻成了富樫慎二的線索，使他得以與靖子再次重逢。

一方面基於弁天亭店裡人手不足，再加上小代子感念過往在錦糸町的同事情誼，在弁天亭開張不久後，便邀請靖子加入他們的工作團隊。<sup>3</sup>不過在某次與米澤夫妻閒話家常時，夫婦倆提及石神對靖子貌似有愛慕之情，<sup>4</sup>靖子對於這樣的評斷並沒有多加留心，反而認為能為店上多留住一位客人也算是為夫妻倆對自己的恩情盡上一點心意。

回到店前櫃台，靖子依然心情沉重。米澤夫妻對她深信不疑，反而還擔心靖子會因這起命案受到種種牽連，一想到欺騙了這樣的好人就感到心痛。不過，如果靖子被逮捕，替他們夫妻帶來的麻煩非同小可，「弁天亭」的生意想必也會受到影響，想到這裡，她覺得除了徹底隱瞞之外別無選擇。

5

但是正因為感念他們的恩情，在富樫慎二找來店裡時，她並不想因為自己的問題對店裡造成不良的影響，而有愧於米澤夫婦，再加上米澤夫婦稍微點出了石神對靖子有別於常人的心意，這兩者成了靖子最終選擇求助於石神的理由。而在這樣的理由中，對米澤夫婦的感恩之情使得弁天亭成了靖子的羈絆，倘若被他們發現自己確實是位殺人兇手，勢必會對這對善良而單純的夫婦造成心靈與認知上的衝擊，因為他們對自己是如此的深信不疑，就連面對警察的盤查亦力挺靖子，並且時常鼓勵靖子不要因為這個案件而心情受到影響，可是這些舉動卻反倒讓靖子更羞於面對真實的自己，更沒有勇氣在他們面前承認自己是兇手的事實。再加上自己同為店裡的一份子，她不能讓這份米澤夫婦賴以為生的工作因為自己個人的行徑而受到牽連，因此，她開始傾向去掩蓋犯罪事實。除此之外，弁天亭亦成為倫理道德與現實拉扯的象徵，靖子如果選擇接受了石神的幫助，這不敢勇於認錯的舉動便與心中的道德觀背離，但是如果不接受石神的幫助，靖子與女兒的犯罪事實將有可能被揭發，女兒可能因此而毀了大好前程，而對弁天亭生意的打擊、米澤夫妻對自己信任的崩解、自己慘澹的未來該何去何從等更是迫切的現實考量。原先靖子是傾向跟警方自首，由她擔起一切責任，但靖子心中的道德觀最終不敵現實的殘酷，為了保護心愛的女兒與好不容易獲得的平靜生活，再加上弁天亭在靖子潛意識中的穿針引線，她最終選擇聽從了石神的建議，導致後來那場憾事的發生，而這一切的轉捩點都來自於弁天亭。

「歡迎光臨，您早。」櫃台後面，傳來石神聽慣的、卻總是能為他帶來新

---

<sup>3</sup> 小代子是錦糸町的媽媽桑，而米澤是常去錦糸町喝酒的客人，亦為小代子的丈夫。之後兩人攜手創立了弁天亭這間便當店。

<sup>4</sup> 米澤的妻子（小代子）說：「每逢靖子休假時，那個老師就沒來買便當。之前就這麼懷疑了，直到昨天才確定。」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17。

<sup>5</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121。

鮮氣氛的聲音。帶著白帽的花崗靖子笑靨如花。<sup>6</sup>

「好，招牌一份，謝謝惠顧。」她回答後低聲問道：「昨天府上有客人？」

「阿……對。」石神抬起眼，驚訝地眨眼。然後環顧四週低聲說道：「最好別跟我說話，刑警或許正在哪盯著。」

「對不起。」靖子脖子一縮。

在便當裝好前兩人都默默無言，也刻意不讓視線相對。<sup>7</sup>

從這兩段文字可以很明顯看出靖子在做出選擇的前後對比。「新鮮氣氛」、「笑靨如花」等用詞可以顯示出在案發前的靖子是一位能帶給別人能量，並且笑口常開的女子，尤其在工作閒暇之餘，她與米澤夫婦聊的也是一些不構成壓力的街談巷語，一如前述所提到「石神貌似對靖子有愛慕」等詼諧打趣的談話內容。但是在案發後，靖子在弁天亭主動搭話的舉動，如果是對先前的石神來說，理應小鹿亂撞、興奮不已，可是此刻石神卻要求停止談話。「脖子一縮」、「刻意不讓視線相對」等用語，顯示出靖子突然被石神的話所警醒亦或是有些微的震懾，而她的舉動也從原先的隨心所欲，到後來變得時時都要刻意留心自己的一言一行。總而言之，從原先弁天亭對靖子而言應該是一個愉快而且溫馨的工作，臉上也總能堆滿笑容，到之後整日焦躁不安、深怕露出馬腳的氛圍可以發現有著天壤之別。

某個東西從美里手中掉落，是銅製花瓶，那是弁天亭開幕致賀時對方送的回禮。<sup>8</sup>

作者強調是「致賀」時所贈的回禮，可以見得這花瓶象徵著滿滿的喜悅以及傳遞著雙方對彼此的祝福。可是如今它卻成了兇器之一，美里拿著它砸向富樫的後腦杓，花瓶掉落在地面的剎那所發出的鏗鏘聲，就如同富樫這顆未爆彈在靖子的生活中引爆的聲響，正式宣告美里與靖子過往平靜生活的結束。很諷刺地，當時用來慶祝弁天亭開幕的花瓶，卻在一夕之間讓靖子母女倆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 三. 便當店在書中所代表的意義

#### (一) 弁天亭存在的必要性

在當初聽聞這位從不在意外貌的石神，竟開始對自己的外表喟嘆時，<sup>9</sup>湯川學感到些微驚嚇之餘，僅只是懷疑石神是否戀愛了，卻沒意識到原來是因為他們那時正走在前往弁天亭的路上。直到後來，他與石神一同在弁天亭買便當時，石

<sup>6</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14。

<sup>7</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118。

<sup>8</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32。

<sup>9</sup> 石神說：「不過話說回來，你看起來永遠都這麼年輕，跟我差了十萬八千里。你的頭髮也很茂密。」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114。

神看見工藤邦明與靖子親暱互動而抿緊嘴角的舉動成了致命傷，因為湯川藉此確認了石神的犯案動機，而石神對案件所耗費的苦心才逐漸被湯川拆穿。此外，值得玩味的是，湯川在進行完一連串的調查後，又再度去弁天亭找靖子，除了問及她與石神是否熟識等這些湯川在心裡早有答案的問題之外，他只問靖子是否在第一次見到石神時就把自己在弁天亭工作的事情告訴他。

「您第一次見到石神，是在剛搬來現在這棟公寓時嗎？」

「對，我去打招呼。」

「當時，您把在這間便當店工作的事情也告訴他了吧？」

「是的。」<sup>10</sup>

這段話有點突兀的出現在那次的談話，感覺作者有意在書中強調弁天亭的定位，透過湯川學與靖子在弁天亭的談話，好似提點了弁天亭從一開始就不容忽視，直至後期，湯川與草薙刑警亦是在弁天亭這個地方告訴靖子關於石神替她所做的一切。

弁天亭從一開始就參與了石神與靖子的生活，後來又扮演了真相揭發的場所，可見作者有意將故事的開始與結束都收攏在弁天亭。除此之外，弁天亭對各個角色來說亦有其重要性，本身與各個角色的生活就密不可分，也可見得弁天亭在整個故事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 (二) 從飲食文化的觀點來佐證

在台灣，我們多半以「色、香、味」俱全來品評餐點，尤其是「味」最為重要，但是在日本的飲食文化裡，他們則是講究「色、形、味」，一個「形」字的區別，點出了日本飲食文化的特徵。<sup>11</sup>每一種菜色都要漂亮地配置，除了講究美觀，也是為了儘量不讓食物的味道混在一起。

便當一詞對我們來說或許早已稀鬆平常，但是對日本人而言，便當並非僅僅只是單純的隨身餐點盒，而是擁有「盛裝（家人或廚師）心意的寶箱」<sup>12</sup>的意味在裏頭。將親人或廚師想要表達的情意，不管是透過菜品的擺設來傳達，或是化作味蕾上的感動，這種表達方式相較於文字或語言赤裸裸的呈現，便當的傳遞反而更顯含蓄，而且在慢慢品嚐之後，那情感的堆疊可能會讓人更回味無窮！

一如便當有著「盛裝（家人或廚師）心意的寶箱」的形容，弁天亭也是一個大寶箱，它乘載著書中角色滿滿的情意。有著米澤夫婦對靖子的恩情、富樫慎二變相的多情以及工藤邦明、石神對靖子的深情。

<sup>10</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238。

<sup>11</sup> 宮崎正勝，《你不可不知的日本飲食史》（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82。

<sup>12</sup> Plenus 日本之心研究所 <http://kokoro-academy.com/chinese02/bento01.html#history>。



弁天亭本身這份工作就是米澤夫妻所給予，在靖子年齡已達上限之時，小代子向她伸出援手，期望能帶給靖子與女兒一個平靜安穩的生活。而且，在她與工藤重逢時，米澤夫婦也是處處替他們製造機會，引頸期盼靖子能獲得真正屬於她的幸福。反觀富樫，他遲遲不肯放母女倆自由，一路打探她們的下落，窮追不捨地到了弁天亭，或許有想要復合的期待，但更多的是希望能從她們身上求得能讓自己三餐溫飽的錢財，而這由自身利益出發的情意，總是壓得靖子喘不過氣。

「我之所以去『瑪莉安』，其實是為了打聽妳的消息。妳離職時，我只聽說妳要在小代子媽媽桑的便當店工作，可是不知道地址。」

「你突然想起我了？」

「是阿就是這樣。」工藤點起香菸，「老實說我是看新聞得知那起命案，所以有點不放心妳。你的前夫，真是不幸。」<sup>13</sup>

然而工藤邦明則是因為富樫這場殺人案發生之後，擔心靖子會為此輾轉難眠，抱著關心的心態來到弁天亭與靖子重逢，而自此之後他也經常來店中捧場，並且展開的追求行動也讓靖子獲得許久未感受到的悸動與體貼。

至於石神，他在書中的角色形象很明顯，就是一位沉默不多話又缺乏自信的男子。

她用開朗的聲音說著，但石神不知道她臉上是什麼表情。因為他不敢正視她，一逕低頭瞧著皮夾裡面。雖然他也想過既然有緣住在隔壁，除了買便當應該聊點別的，但實在想不出任何話題。

付錢的時候他總算試著擠出一句「天氣真冷」，但他含糊吞吐的咕噥聲，被隨後進來的客人拉開玻璃門的聲音蓋過去了。靖子的注意力似乎也轉移到了那邊。<sup>14</sup>

在勇氣好不容易萌芽之際，卻又硬生生被開門聲給掩蓋，從此之後，石神在踏進弁天亭時就再也沒有主動搭話的舉動出現，而改以沉靜但頻繁的出現在便當店來聊表心意。從石神在弁天亭「不敢正視她」、「含糊吞吐的咕噥聲」等舉動，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石神對靖子那份溫吞卻又含蓄內斂的情意。只要靖子有上班，石神就會去弁天亭買便當。為此，他縱使在上班途中還需特意繞遠路也在所不惜，為的只是希望能跟靖子多親近一點，因為「弁天亭是他和花崗靖子唯一的情感交點」。<sup>15</sup>生性木訥的他，一如上述引文提到的「實在想不出任何話題」，他總是不敢也不知道要怎麼去跟靖子攀談，平常也沒有一個直接且合理的理由可以與靖子身處在同一個如此近距離的空間，並且可以很合理的跟靖子說上幾句話而不顯得

<sup>13</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124。

<sup>14</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15。

<sup>15</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77。

刻意，可是因為弁天亭的存在，石神可以「合理且不顯突兀地」擁有這樣的空間與交談機會，所以也就成了靖子與石神情感連結的橋梁。

「弁天亭」呢—

關於這件事情，他至今仍未做出結論。按照常理推論，最好暫時不要去。不過刑警遲早還是會去那家便當店打聽，到時或許會從店裡的人那裏聽說，住在花岡靖子隔壁的數學老師天天都來買便當。這樣的話，如果在案發後突然不來了，反而顯得可疑，還是像之前一樣報到比較不會惹人懷疑。

關於這個問題，石神沒把握自己能提出最合邏輯的解答，那是因為他心知肚明，自己渴望像以往一樣去弁天亭，因為唯有弁天亭是花岡靖子和他唯一的交點。不去那家便當店，他就見不到她。<sup>16</sup>

石神一向最引以為傲的邏輯思考，在內心裝載了其他情感後，便開始瓦解，因為必須騰出多餘的空間來擺放石神對靖子的心意，而這心意就好比米飯和菜品，一如便當的本意，如此便少了理智思考可以使用的空間。雖然多數的早晨都是從靖子手中接過他們用心製作的便當，那「接過便當的動作」本身便是一種心意傳達的象徵，而那總是能為石神帶來新鮮氣氛的聲音亦從接過便當的那刻傳入他的心房，表面上看起來是如此，但實際上石神也正用著自己的方式在製作專屬的便當想回饋靖子，只可惜最終那份心意太過沉重。

#### 四. 結語

倘若我們嘗試聚焦在弁天亭這十字路口，我們可以發現有眾多個角色在此流轉，而在角色來來去去間，又織就了多少用血淚製成的故事。弁天亭在書中其實並沒有很鮮明的色彩，很容易被人當作單純因應劇情需求所架構的場景。表面上如此微不足道的存在，卻在反覆咀嚼後發現它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也誘使我想去了解究竟此書取材弁天亭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一如前文所述，它乘載著花岡靖子對未來的盼望、擔任石神哲哉與花岡靖子情感聯繫的橋梁等等，諸如此類與劇情走向有著異常緊密的連結，它梳理著全文的脈絡，好似一個加工廠，所有的人、事、物都於此獲得雛形，然後成熟。

再者，回到便當店的本質，每個精心製作的配料就好比一份份心意，裝至一個小盒子裡，此飯盒就好比所有情感的集大成，然後再傳遞這些情意至每位顧客、溫暖他們的心。每個書中角色都在弁天亭這個地方放置了一小塊的情感，其中又以石神哲哉最讓人玩味。從扭轉命運的門鈴聲響起，至一次次從靖子手中接過充滿朝氣的便當，在石神小小的便當盒裡，早已不是當初的理性思考、厄斯多的信仰，而是日益濃烈的情愫，然而，在最後獻祭給靖子的那刻，他甚至連自己

<sup>16</sup> 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頁 77。

的一生也一同陪葬。



參考書目：

- 1、東野圭吾著，劉子倩譯，《嫌疑犯 X 的獻身》（台北：獨步文化，2015 年）。
- 2、宮崎正勝，《你不可不知的日本飲食史》（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 3、Plenus 日本之心研究所  
<http://kokoroacademy.com/chinese02/bento01.html#history>。

